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一

箴

雜箴

凡百箴一首

詞塲箴一首

暗室箴一首

兵箴一首

五箴五首

懼箴一首

憂箴一首

師友箴一首

行已箴一首

續虞人箴一首

六箴六首

動靜箴各一首

酒箴一首

食箴一首

凡百箴

梁武帝

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之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



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正一作止

厥身亦喪厥命惟慈惟恕惟孝惟敬嚴惟率下直惟厥正

如彼互鄉如彼暴虎家聲不建有忝爾祖思之既熟決意

而行臨難必勇見義忘生門有賢良家有忠貞勿恃爾尊

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崇山

落峯高樹折枝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愛命

君子小人本無定性勿謂人微而以自輕張他疑為卒李

衡為兵忠信孝友皆以揚名有黃叔度父牛醫者聲高海

內名重天下伊尹負鼎太公屠肉甯戚飯牛傳說版築皆

王霸師世受爵祿誠爾凡百勿戾勿昏人無貴賤道在則

尊余重告爾莫自抑卑疑克家棟梁唯斯為吉水清照淨

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荷歎哲人勿謂斯難

詞場箴

于邵

惟士立德必先修詞學猶殖也問以辨之古有明訓守而

弗失質豈勝文文其猶質近古以降末學非倫友無求已

進欲干人鍾鼓在堂和聲遠至金玉無質良工以器良工

謂何如琢如磨唯善克舉不知其他文之為大言不可已

上應天光下符地理彼其之子云胡不知見豺則戰惟武

之皮坦坦理疑作履道自強不息粲然可觀何命與力耽耽

公府秩秩德音文苑重式詞場以箴側陳芻議敢告翰林

暗室箴

歐陽詹

行以集作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泆出處宜一孜孜碩人

冥冥暗室罔從爾禮集作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

勿謂傍集作旁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

天不長慝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

競莊天廻厥害鉏麇已集作以亡又有集作日符堅竊為制度

神散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

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集作有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

猶爾人其曷云恐懼文粹作戒慎乎其所不見戒慎文粹作乎

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天君競莊文粹作於莊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始文粹作治有征故効天殺作為五兵曰王及霸

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文粹作于原戰龍在野

大寶艱疏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踰滅火蒼蒼萬姓懸命

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

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眾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

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

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

攘袂羸氏大潰武不可翫翫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

故曰天下雖平忘戰集本文粹作兵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作

師齊桓矜眾集作振矜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隳博美止

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

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五箴五首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文粹無此字無勇也予生四
文粹作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
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
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文粹作于下同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
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
之歸乎

言箴

不知人之言烏可與言知人之言默然文粹作焉而其意已傳
幕中之辯人反汝以文粹作汝下同為叛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人反

汝以為傾謂為衛史時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
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為瘡宜休而悔
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文粹作止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勿思

文粹作弗思

好惡箴

無悖集作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
今見其尤從也為比舍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
為媿舍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祥於德不義
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

不思今其老矣不謹集作慎疑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集本文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

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弊曠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

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集作

同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

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

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

集作禍亦宜然

懼箴

柳宗元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

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

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央道符乃順而起起而

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僭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

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前人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予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

誰憚予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

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

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

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

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前人

今之世為人師者眾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
 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
 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宋本
承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
 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
 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不吾以集作懼中焉可師恥
 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備巧為偶道之反
 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行已箴

李翱

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
 乃陷于忒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
 在躬若市于戮慢譖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
 自小及大曷莫從集作斯苟遠於集本文此其何不為事
 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
 期書之在側以作集作我師

續虞人箴

元和十五年穆宗時

白居易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新唐書作咸勤于唐書政
 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
 其生君民朝野唐書作民亦克用寧在昔玄祖集作訓
 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唐書之曰羿與康曾不

是誠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
高祖方獵蘇長張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懼上心忽悟為之

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怡集作溫顏

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唐書作璟趨以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

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檄可懼噫

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

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裨萬一

臣死其心自噫夜歸至此四十九字唐書作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六箴并序

皮日休

皮子嘗謂心為已帝耳目為輔相四肢為諸侯已帝苟不

德則輔相叛諸侯亂古之人失天下喪國家集作家國者良由

是也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家國乎因為心口耳

目手足箴書之于紳安不忘危慎不忘節窮不忘操貴不

忘道行古人之事有如符節者其在六箴乎

心箴

大化之精孕之曰人大純之華集作靈結集作形之曰心心由

是君身由是臣中既齟齬外亦集作乃紛綸耳厭聞義目惡

覩仁手持亂柄足踐禍門舜為天子舜不得尊其不尊者

與身集作心為臣紂為天子紂乃得尊其得尊者與心為君

天子之外復有尊者乃舜之心將舜之身天子之外復有

卑者乃紂之心將紂之身危乎惕哉臣之諫君苟輔相不

明諸侯不賓君為穢壤臣為賊塵未及於斯良可自勤嗚

呼吾君無忽茲文

口箴

古銘金人謂無多言忽有所發不可不論既有所論復論

集作謂多言中庸之士由茲保身吾謂斯銘未足以珍出為

忠臣言則及君入為孝子言則及親非君與親則宜默云

謗訕之言出入滄淪一息之波流于無垠猜毀之言如臨

帝閭集作出如鈞天鈞天之樂聞于無聞佞媚之言出如絲芥一

入于人治亂不分間諜之言出如鷹鷂鷹鷂之迅一與凌一作

疾天無嗜于酒酒能亂德集作國無嗜于味味能敗德以道

為飲以文為食成吾之名繫乃勉力

耳箴

聽於無聽默默玄性聞於無聞洋洋化源勿恃已善不服

人仁勿矜已藝不敬人文勿聆鄭聲其亂乃神勿信美談

其殛乃身聽誤多害聽妄多敗近賢則聰近愚則曠堯居

九重聽在民耳故得大舜授彼神器勿聽他富熒惑乃志

勿聞他貴繁壞乃義慎正今非慎明古是捨是何適古樂

而已

目箴

愧爾瞭焉集作然為吾所視高視古人有如隣里勿分秋毫

分于邦理勿視邦祿視于人紀惟書有色艷于西子惟文

有華秀于百卉見彼之倨汙甚塗害見彼之賢綿甚葛藟

勿顧厲階紊吾大志勿窺怨府損吾高義入吾明者何人

而已古之忠臣古之孝子上立六業中光信史苟不若是
蝼蛄之類

手箴

惟爾之指屈伸由已勿執亂權勿樹賊子勿乘非道勿持
非理勿擠孤危勿援集作授姦宄慎握吾操俾直於矢慎杖
吾心俾平如砥剪惡如草颺姦如糝為而不矜作而不恃
智如公雋勿為小巧機如偃師勿為竒伎身高道端毫直
國史敬之戒之俟為天吏

足箴

惟爾跣跣為吾所先居必擇地行必依賢勿踐亂堦勿履
利門勿蹈一作踏怨府勿躡禍源鳳凰乃禽不棲凡木鸞
乃獸不踐生物惟爾棲踐保茲無忽

乃獸不踐生物惟爾棲踐保茲無忽

動箴

前人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忘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予何
不知勿生季世有爵則危勿居亂國有祿必乃住無和怨
去無取咄迹無顯露名勿文粹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
坦道如砥履過蒺藜四海如家去劇繫維日慎一日念集
言茲在茲

靜箴

前人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遠仁君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
失則勿慢卑隸語言成隙深山雖寂集本文粹作樂豺狼爾殛深
林雖安虺蜴爾螫音居不必野性之寂止不必廣唯心

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禄食躬雖已文粹

作安若敵鋒鏑味雖已文粹其若含冰藥成吾淳集本文粹作高

風唯靜之力

酒箴并序

前人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

鹿門山去襄陽南三十里後漢逸民傳云龐公以山稅之與妻子入鹿門山採藥不反是山或各蘇嶺山

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有醉士傳存於他錄居襄陽之

洞湖洞湖去襄陽南二十里龐德公之舊隱也襄沔記曰龐公居上洞揚顯居下洞以船舩上目下宿

小船載醇酎一甌音耽可受一石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

酒集作民有酒民頌存於異書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為聖

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酒集作民將天地至

廣不能害醉士酒集作民哉又何必厠絲竹之筵粉黛之

產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酒集作民之稱也訂皮子曰子耽

飲之性於宣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克口腹樂

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醜禍是以聖人節

之以酬酢諭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

下為醜禍所化化為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潞鄆舒

有五罪其一嗜酒為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

鄭伯有窰室而耽酒集作終奔於駟氏之甲樂高嗜酒而

信內卒敗於陳鮑氏一有之衛侯飲于籍圃卒為大夫所

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禮為鄆舒之僂過此吾不

為也又焉能俾喧為靜乎俾靜為喧乎不為靜中淫溺乎

為也又焉能俾喧為靜乎俾靜為喧乎不為靜中淫溺乎

不為醜禍之波乎既淫溺醜禍作於心得不為慶封乎鄭
伯有乎樂高乎衛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
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直寧能我二本醉不醉於人作全

食箴并序 前人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其梁糲集作案糲而已未嘗食於鄉

里食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鄧邑大夫鄧邑去襄陽沔二十里春秋曰鄧之南鄙

鄧人是邑也嚮皮子之名魯未相贊其厚羞以賓之皮子辭大

夫訂之曰子自其梁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

子曰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

抑日須豐其羞既日須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

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見前世之

味禍乎故一作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謀龜羹不均子家肆

其禍熊蹯不熟殺宰夫而趙穿弑雙雞易鶩饋子雅而慶

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因集作所欲不可求所嗜

不可得方自其梁糲而已使我生於鍾鼎之家膏粱之門

日縱異嗜年成奇欲未必不為御者之奔華元也子家之

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盧蒲葵之殺慶舍也此猶之

貪集作禽獸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

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

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親戚州鄙為讓乎大夫曰善自惟

食之性不能自節亦猶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既集作食於人是食其身

校四二十六字 四月二十九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二

傳

周大將軍丘乃敦崇傳一首

唐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一首

唐故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一首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庾信

崇恒州代郡鼓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立建國賜
姓者十二人平陽舉賢登朝者十六族况復大電繞樞流
星入昴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道武皇帝以命世雄
圖飲馬河洛兄弟十人分爲十姓辨風吹律丘氏即其一



焉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營丘郡開國公
于時天道西北既稟謀謨馬首東南實資匡贊因以封名
仍爲賜氏與夫南公伯南即有連類宗則疑樂正非無準則
曾祖雙軌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青兗二州刺史范陽
文昭公洛食之始上馬治國登席之初昇槐論道生則絕
席武宮死則配祠清室夫人太原王氏三世爲將四代爲
公社稷大宗鍾鼎貴族伉儷是歸秦晉也祖提使持節
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公子公
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夫人清廉郡長公主孝
文帝之第二女也王姬有行車服不繫故得衛青上將張
耳賢夫父願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
縣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少年習業多見兵書澆沙聚石之
營却日橫雲之陣彎弧則戟破小支抽劍則泉飛枯井夫
人宇文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哲德
高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
德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夫人
贈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寃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歸唯
有東平之樹自未安以來魏室大壞海水群飛天星亂動
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誅暴議在於強臣高丞相驅
率風雲奄荒齊晉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秦南
北渝盟東西敵怨旣而各受圖書並當珪璧百姓則父南
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大周親戚徧重

茶炭輸之城且下之織室關河嚴隔三十餘年天厭喪亂
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旣靜函谷此之冠蓋屢涉漳濱中山
冤枉之餘代郡凋殘之澤並遇華音咸蒙禮送崇賓兄弟
二人相看氣息親愛凋零方寸久亂恒山殺翮豈望同飛
而安國徒中鬱爲卿相班超絕域遂得生還天和四年至
於新邑朝廷以舅甥之國外內之親乃授賓使持節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
戶賓得免虎口仍上龍門聲價已高風焱即遠方欲討論
國恥申雪家冤橫尸原野是所甘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
春秋若干衛國興文子之慟長安有詔葬之悲乃贈本官
加少傅蒲虞勳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年某月

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胤子孤榮
生妻嫠室卽能有節還成守義崇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昆
季二人同年上將彤廷交映祭戟相臨昔二馮同德繼踵
當官兩杜齊名夾河爲郡比斯榮寵彼將慙色俄然賓疾
奄捐館舍崇兄弟勝衣備罹禍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
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
援之慈恭事寡嫂義甚顏舍之孝天和六年授大將軍餘
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門勞旋師之寵異代同和見之
今日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宣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忽
忽橫閣但有誦書暖暖重帷惟聞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舉

燭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有勅大將軍宜州刺史
廣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不禱仍未降
感知彼州內獨蒙滂澤諒由大將軍精誠所至憂念郡人
豐稔可希良以為慰又勅廣化公崇知此存心政術治勤
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勗
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抑操賜齊陳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
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荊州刺史偏蒙衮衣之賜治績尤
異此之謂乎崇清淨為政廉明為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
性不飲酒無所嗜欲深沉牆仞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
雅曲仁義禮節是所用心緹袂細素愛翫無已當令四郊
多壘尚有公卿之辱鼓鼙不息猶勞將帥之謀語其警

唯願橫行死地思其報國不吝身膏原野但今天假之年
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畧書梗槩陳之直史

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 李華

梁公諱峴字某其先隴西人曾祖曰吳王太宗愛子也父
曰信安郡王玄宗之大臣肅宗之軍佐也公年二十學道
於大智禪師志深行苦禪師謂曰汝當為國家陳力緣不
在此也自太子通事舍人五遷為魏州刺史化行河朔再
遷為京兆尹歲大水至尊幸溫湯每冬為恒畿補進奉萬
計公止府縣無所獻上知其箴益以重之旬服千里饑
不為害忠矣哉權臣所排出守零陵再遷御史中丞荊州
等五道副元帥徵為宗正卿鳳翔太守時兵荒之後兩京

未復公爲政人不勞而公賦足智矣哉除尚書左丞禮部
尚書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公明賞罰而隱人過下吏不逮
上延威伸一無此字令引自謝責而慰安之推德及人剛柔皆
化仁矣哉平訟一無此字獄刑察以人情斷以古義正詞匡上
直法伸下明矣哉遷吏部尚書平章事以正直進以正直
退貶蜀州刺史四遷爲御史大夫兼江陵尹節度觀察使入
爲禮部尚書宗正卿加黃門侍郎平章事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可謂大臣歟行垂益之道事堯舜之君公志不申元
元失望除太子詹事又歷御史大夫禮部尚書遷吏部領
選江西改兵部復命至南陽詔兼衢州刺史一州之人如
得父母未泰二年八月薨于衢州一州之人如絕乳育天

地痛心朝廷悲懷贈太子少師謚曰某兵部尚書少師同
先父之職國家孝治追其世德乎周之興也內有周召外
有伯禽康叔漢之盛也東平入輔聖德巍巍公爲股肱衛
侯之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公可謂社稷之
臣歟夫子稱閔子騫曰孝哉閔子騫稱史魚曰直哉史魚
宣盛德者一言蔽之與公遊者誅公之德曰柱石天下儀
刑縉紳宋一作宗韓房後惟公一人公享年五十五伯兄岍
戶部尚書統江淮嘗與公並爲御史大夫及公之逝伯季
同齒哀哉仲兄岍戶部尚書散騎常侍一門親賢繼美畢
榮盛矣哉公嗣子大理司直孝孤女范陽盧浩妻哀有餘
禮孝因其心孝矣哉哀奉世父尚書公之裳帷自信安歸

于上都跣行號哭三千餘里以大歷二年某月日寔於某原禮也夫人河南獨孤氏附焉夫人某官某之女以才淑禮法聞于邦族公爲茂德崇勲之後享大名尊位有令兄弟有賢夫人有孝男有孝女全美如是雖古烈無之

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

李翱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宣城一作武縣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爲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家產公爲捕賊盍使察之坦抑集作仰曰凡居官終始蕪白祗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剥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家也集有不字若恣其不道

以歸於人坦以爲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集有堂字

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爲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

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爲監

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曰盧侍御所言

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余人同啟復請以

爲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

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爲集作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

笛少年集有同字爲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

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宥

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城州人皆駭恐恒

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率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

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之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爲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辭及盈珍與姚有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爲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旨深切聽者皆爲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慄慄坦說宰相常執

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爲殿中侍

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

外郎知揚州集作子留後坦假他辭不受叔文不說故事皆

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爲戶部

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戶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

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爲御史臺所按者京

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

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遽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

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

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

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

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因曰柳晟閭濟美所獻
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
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
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對曰出歸有司以
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
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
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
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真又死
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誅於玄
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

何由知此集無此字遂命停毀仍禁採樵給伍戶守淮安王之

集作諫
議常侍

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試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
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辭抵忤宜
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均入為僕射行香時將處
常侍諫議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為節集作裴

均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
耳何不足以為例也遂為均所排改右集作左庶子坦初為

殿中當杜黃裳為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
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忘其遷之速也集無也數月宰相

裴垵白以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節使兼御史
中丞宣州刺史劉闢之逆其婿竦強坐誅死強兄弘為晉

集作

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以其弟強
坐誅死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
弘非陛下惜材之意因請弘以為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
時不就誅尚且宜隨材而任之况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
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
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
無穀柰何五字集作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
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集作人賴以生當塗
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
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
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

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
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更歷集作重位
以朝廷是非大體為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
史薛鐸為代北水運使時畜馬數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
事下度支乃使巡判官往驗之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
昕案其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
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於是遂
追劉泰昕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十地所有責厚價以市之
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官歛旨支米收其價以移
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華為代北水
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

年西受降城爲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
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實所作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
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
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
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
行之竟爲宰相所奪乃出坦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
數月憂卒燕重旰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
重旰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爲已助及
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盡罷兩稅外山澤鹽并并推率
之籍夷人歌之綿劍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
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
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
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集而有字無逃者及
薨贈禮部尚書

於是集作是之

校正五十二字

四月二十九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三

傳三

傳

陳子昂別傳一首

田司馬傳一首

陸文學自傳一首

巧者王承福傳一首

毛穎傳一首

華華傳一首

陳子昂別傳

盧藏用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穎州四世祖方慶得墨翟秘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因家焉世為豪族父元敬

瑰備侗儻年二陳子昂集作三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

萬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

明經擢第授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

骨鍊雲膏四十余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
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卿學
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閱經史百家罔
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為詩幽人王
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
太學歷抵郡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為遠近所籍甚以
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陽宮靈駕將西歸
子昂乃獻書閣下時皇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
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畧君臣之際甚慷慨
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勅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
靈文稱偉曄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問巷

吟諷相屬乃至轉相留響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
胄曹上數召見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
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晚愛黃老之言尤耽味易象
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
叛建安郡王攸宜親惣戎律臺閣英妙皆畧軍麾特勅子
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
懼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
亂常天意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
威畧邁世受律廟堂弔人問罪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運海
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雄傾天下以
事一隅此猶舉太山而壓卵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玄

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
夫寇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
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冲讓退讓法度不申每
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後如兒戲豈徒爲賊所輕亦
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能家至戶
到然後可服况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之兵以屬王安危
成敗在百日之內何可輕以爲尋常大王若聽愚計即可
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共成功報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伏
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軍須先比量智愚衆寡勇怯強
弱部校將率士卒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
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暗驅烏合敗後怯兵欲討賊何由

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况奸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
統衆禦奸須有法制親信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鎗有竊
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琰之寶行於途必被劫賊何
者爲寶重人愛之今大王位重又捩半天下兵豈直琬琰
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一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爲功
也故願大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
則至時機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
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
建安方求鬪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
疾感激忠義嘗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
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

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籍默下列吏一作但兼

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

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

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知之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

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

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為養嘗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

武之後以迄于唐為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

府君憂其事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

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

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塞陳集作已數與叟就

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力氣恐

不能全因命著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

於是遂絕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

強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

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

大畧而已時人不之知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曰

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真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

史畢構監察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

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寂

父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

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文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

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荊州倉曹槐里馬擇曰擇昔從父

友王適獲陳君忻然忘我幼齡矣榆關之役君籌其謀戎
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曆初君歸寧舊山有挂冠之志予懷
役南遊遣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誅用覽所記條徧岷
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絕道冥杳然若喪之幾延
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
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嗚呼陳君為不忘矣
遂為贊曰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濛東注滄海靈光
氛氲上薄紫雲其瑰寶所有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
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豎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田司馬傳

于邵

司馬姓田氏名某字某其先蓋自齊諸田之裔遠代仕漢

徙家於秦世一作今為一作古兆茂陵人也生而岐嶷七歲能誦

詩遂通諸經齒太學數歲不上第因左常侍王倕授職西
河之地乃喟然而嘆謂同舍生曰大丈夫立身致位不在
於此徒索長安米耳遂投刺王公見而奇之數日酬對以
為必可用也遂表陳軍要籍從事耳目甚有裨補居無何
公罷將軍下勢祿乃不及亦無愠色御史大夫哥舒翰兼
統五原雅知其人得之甚喜表清勝府別將非其好也人
皆歎屈獨不以介意驟改永平府左果毅長松府折衝雖
從列叙亦不出牙幢之內矣天寶中士馬殷富國用仰給
哥舒公得黷武於河隴之間橫行青海河收九曲西拓蕃
境數千里置亭候郡邑創鄯城郡於河源軍又隸臨蕃縣

由是選舉能吏以充員位者見善如不及臨蕃介在大作一作天府尤難其所被斟酌者蓋百餘輩人人自以為得令而哥舒公決策取之招輯新附承上接下罔有不悅其聲洋洋播於遠近會安祿山以范陽叛潼關失守有詔御史中丞郭英乂專制隴右未及下車表渭州隴西縣令實資舊跡撫我凋甿曾未浹年風俗大變郭公嘗按部至邑見其治理褒歎久之不以禮物為隔時一作特為公道見合下榻宴慰累日方還今閬州刺史馬雄參謀軍事亦慕之良也時有序述滿歲鳳翔尹李鼎復兼隴右以秦渭臨洮餉饋不繼發漢陽之賦以資之途舉知長道縣事仍表請起拜清要固辭不獲隨牒員來在公之勤歲寒不易嘉聲美

政益震於曩時自是日慎一日謙而致讓者至於數四時特進鴻臚卿兼刺史太原王公勞於取人逸於用人前後褒貶無有不當田公雖讓德有餘而王公渴日不足遂舉攝司馬仍知縣事聊以為喻且侯後命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田公有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王公有焉故人歌之曰二公更事闔境之庇二公其休誰其為嗣君子聞之曰漢陽之郊政有經矣昔有巫必卓魯亦由今之視吾雲霄之望豈徒然哉邵叅春秋之徒實採輿人之誦執簡以往為之傳云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知

孰是有仲宣孟陽之貌陋而有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
才辯爲性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
處意有所適一作擇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瞋又與人
爲信縱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讐也上元初結廬於茗
溪之湄閉關讀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
往來山寺隨身唯紗巾藤屨短褐犢鼻徃徃獨行野中誦
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
日黑輿蓋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
三歲一作載惇露育於境陵太師積公之禪自九歲學屬文
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
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羽將授孔聖

之文可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
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因矯憐撫愛歷試賤務
掃寺地紮僧廁踐泥圻牆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
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於學者得張衡
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做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
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芟剪
卉莽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懵然若有所遺灰
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墮鞭之因歎云恐歲月徃
矣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
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譚談三篇
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

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
外道也以吾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捐樂工書天寶中
郢人酺於滄浪邑吏召子為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
物黜守見異提手撫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汚之俗亦異焉
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別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
境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鳥幫一一作犂牛一頭文
槐書函一枚白驢牛襄陽太守李愷一云澄見遺文槐
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蓋
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一作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
釋皎然為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為善
若已有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忠言逆耳無所迴避繇是

俗人多忌之自祿山亂中原為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
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鮮
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
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
於褐布囊上元年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巧者王承福傳

韓愈

巧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
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
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
手鋟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
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

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本獨

有者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

也故君者理我所以出令二字蜀本作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

化者也任有大小集作唯唯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

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夫鏹易能可力焉

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

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

也吾特集作故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鏹以入貴

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

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

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集有則字曰死而歸之字

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

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

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十字蜀本作知其不可能而強為之者耶

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蜀木有之字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

一來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

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

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

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集有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

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

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

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毫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者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集作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毛穎傳

醢其家

文粹作醢其肉

前人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集本文粹作治東方土閣本作吐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魏世傳當殷時居山狩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

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或

文粹無此字

云居東郭者號東郭曰

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集作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使二本無此字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

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乃至二字文粹

文粹無此字

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註記唯上所使自秦始皇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集作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遷文粹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蜀本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借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在馬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募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文粹

有君而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蠹心者也文粹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唯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卒字一任使秦之滅諸侯穎文粹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其集作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前人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為黃帝

時以力見此字無文粹無召拜大司農以其關土有功又知稼穡

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桃林冠冕遂

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犍

生五年襲先祖爵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君長樂有乳哺

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

犍因引重一字集作至大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輶轅下

蜀本有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以集作解之其枝集

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

玉事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集有性堅勁蝟

強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

會大原人金十奴與新郟人懈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火

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焉華嘗曰

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在集無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

然華為人善履道別威儀進止集作趨蹌一隨人意上將

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集作射御及交賓接賢禮神祭祀

未嘗不召華俱文粹往伏事上夕之因病文粹開口論議

泄露密集作旨上由是踈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

金十奴等令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

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

顛顛哀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集作

今棄於市朝不復召子矣遂棄之而終華無子文粹其繼

者族人矣馬哀憊失度此上文粹今棄於市朝五字其繼

文粹無
此字

哀憊失度

此上文粹

今棄於市朝

五字袁本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

五字集

之先出

軒轅時荅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

於厥姓

集作

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

集作為趙

華故從華焉初華

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華朱者

即其後也

文粹作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華朱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

陳子昂傳殆戰士戰士殆

二殆字

好作

好巧

其瑰寶

下瑰寶

校正一百五字補校記三十六字 五月朔揮汗讀訖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四

傳三

傳

宋清傳一首

種樹郭橐駝一首

童區寄傳一首

梓人傳一首

李赤傳一首

長恨歌一首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

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

疾病疔瘍者

五字蜀本作信

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

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

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

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者集無曰清

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

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

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傳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

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

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

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

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

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

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

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

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者有能望報如清之

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發辱得不死亡者眾矣

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

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

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文粹有何名病僕隆文粹然伏行有類橐

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

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

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

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視劬慕莫

能及也

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視劬慕莫能及也

文粹
作本

文粹
作本

能如集本文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之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文粹有吾字不抑耗其實而已，非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集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

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絲，二本作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文粹有作具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文粹有日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文粹作而得養人，仍有故字傳其事以為官戒也。文粹無也字

童區寄傳

前人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

集作
討非

取么弱者漢宮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
 戶口滋耗少得自脫唯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
 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柳州蕘牧兒也行牧且
 蕘一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
 南越中謂野市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
 為虛為集作日 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
 力上下集作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
 駭將殺僮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
 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
 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
 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燒
 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是者因大號一虛皆驚
 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
 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而兒勿愿耳
 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
 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
 計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前人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
 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文梓斲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
 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授祿三倍作於

二句文粹作咸
執斧斤刀鋸

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
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
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
刀鋸皆園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
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被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
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
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盡
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
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
用之功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
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

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
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
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
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
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
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

文粹有力者二字

胥吏及其下皆有

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
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
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
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

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文粹作繪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

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

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

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

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

執事之勞動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

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

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

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

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

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

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

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

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

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

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則卷其術默

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者其貨利

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

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

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

潛其名

集作
勤勞

文粹疊可
乎哉三字

李赤傳

嘗曰

古本文粹作常曰

前人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鋒雪餌之赤不肯文粹有照字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文粹有其友二字曰汝無道吾將從我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圖封之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側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厠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妻吾妻之容世

集有而字

固無有堂宇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文粹作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床捍文粹作柵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墻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是
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
於恠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濶濶為帝君清都其屬意
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
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
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長恨歌傳

陳鴻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勑于旰食宵衣
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
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_罷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
無可悅目者上心_{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

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

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_顧川作文粹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

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鬢髮

賦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

賜藻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

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

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為貴妃半

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

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

輦居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_槩后_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

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

川文粹作仲

皆列

位清貴爵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為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嚮闕以討楊氏為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怒上知不免而不

忍見其妃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死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于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

川文粹作大

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

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

鬟重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暎川文作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歛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寫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默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詭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思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

載侍輦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夜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華焚香于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彼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藍屋鴻與琅邪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

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此篇又見麗情集及京本大曲頗有異同並錄于後
開元中六符炳靈四海無波禮樂同人神和天子在位歲久倦乎肝食始委國政于右丞相端拱深居儲思國色先是元獻皇后武惠妃皆有寵相次夢謝宮侍無可意者上心忽忽焉不自樂時歲十月駕幸驪山之華清宮浴于溫泉內外命婦媚耀景從浴曰念波賜以湯浴靈液不凍玉樹早芳春色滄蕩思生其間上心油然而恍若有遇顧宮女三千粉光如土使搜諸外宮得弘農楊氏女既笄矣綠雲生鬢白雪凝膚渥飾光華纖穠有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上見之明且詔浴華清池清澗三尺中流明玉蓮開水上鸞舞鑑中既出水嬌多力微不勝羅綺春正月上心始悅自是天子不早朝后夫人不得侍寢時省風九州

乃命戴步搖垂金釵
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

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行同輦止同宴效其容巧其詞歌舞談笑婉變便佞以中上心故以為上宮春色四時在日天寶中後宮良家女萬數使天子無顧盼意叔父昆弟皆為通候女弟女兄富珣王室車服制度爵邑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竊弄國柄獨胡亂燕二京連陷翠華南幸駕出都西門百餘里六師徘徊擁戟不行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之國忠奉養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慘容但心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拜於上前回瞻血下墜金鈿翠羽於地上自收之嗚呼蕙心紉質天王之愛不得已而死於尺組之下叔向母云其美必甚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此之謂也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命靈武粵明年大赦隳元大駕還都駐六龍於馬嵬道中君臣相顧日月無光不冀曰父子堯舜天下大和太上皇就養南宮宮槐夏花梧桐秋雨春日遲遲兮恨深冬夜長長兮怨急自死之日齋之月莫不感皇容悼宸衷每朱樓月曉淥池冰散梨園弟子玉瑀一聲聞電裳羽衣曲則天顏不怡侍兒掩泣三載一意其念不親自是南宮無歌無之思求諸夢而精魂不來求諸神而致誠莫成成都方士能乘氣而遊上清感皇心追念揚貴妃不已乃上大羅天入地府目眩心眩求之不見遂駕

琅與張雲蓋浮碧落東下海中三山遂入蓬萊宮中金殿
 西廂有洞戶闔其門署曰玉真太妃院扣門久之有青衣
 玉童出方士傳漢天子命既入瓊扉重闔悄然無聲方士
 息氣重足拱手門下海上風微洞天日暖乃見仙女數人
 相隨出戶延客至玉堂堂上寒九華帳有一人冰雪姿笑
 蓉冠露綺被儼然如在姑射山前揖方士傳漢天子命言
 未終退立慘然憶一念之心復墮下界因泣下使青衣小
 童取金釵一服鈿合一扇奉太上皇尚心如金堅如鈿上
 為天人下為世人重相見時好合如翳方士受其信將行
 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曰請付當時一事
 不聞於人者聽於漢天子畏金釵鈿合負新坦平之詩也
 仙子銜容低眉合羞而言曰昔天寶六年侍輩避暑于驪
 山宮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夜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綉繒
 綺樹瓜花陳飲食焚香于庭謂之乞巧三拜畢綉針於月
 絳線干裳夜方半歌侍衛於東西兩廂獨侍於帝馬肩而玄
 相與盟心誓曰世世為夫婦誓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
 知之方士還長安奏于太上皇上皇甚感自悲殆不勝情
 嘻女德無極者也死生大別者也故聖人節其慾制其情
 防人之亂者也生感其志死弱其情又如之何元和年冬
 十二月月吠原白居易感于盤琴予與琅邪王質夫家仙游
 谷因暇曰携子入山質夫於道中語及於是白樂天深於
 思者也有出世之本以為徃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為長
 恨詞以歌之使鴻傳焉世所隱者鴻非史官不知所知者
 有玄宗內傳今在予所據王質夫說之爾

麗情集有始色終
 怨者也人情大哉者也
 二句

校正一百五十八字

五月初一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五

傳四

傳

李紳傳一首

郭常傳一首

馬燕傳一首

燕將傳一首

張保臯鄭年傳一首

蔡襲傳一首

何武傳一首

李紳傳

黑數十行 黑浙本文
粹作累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
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
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
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

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

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日三字集作次至中軍士

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文粹作即盡即執中貴人

脅曰爾寧遂眾欲寧飽眾腹曰請所欲曰為我眾書報天

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

入錡內匿眾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

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

不能字輒塗去黑數十行又如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

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

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

死若在前三字集作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

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集作御史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

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文粹有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

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亞之二字

集本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

山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

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眾手而紳亦不顧而曉

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前人

馬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麗情作為

擊毬聞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

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

於饒者前編作

其血開前編作

其血開

二條在郭常傳後

應

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集作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

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冷使人熟其意遂室焉集作之

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

麗情集有嬰幕二字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

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

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暝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

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

出自白嬰隣以為妻嬰殺留縛之趣集作趨告妻黨皆來曰

常嫉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

其他殺而集無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

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辯者強伏其辜麗情集小法官有與字

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匝千有餘人有一人

排看者來呼曰集有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

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且字司法官與俱見賈公蓋以狀

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

死罪皆免亞之二字集曰余尚大言二字集作而又好叙

義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而者一作為余道元和中外部

劉元鼎語予集無此真元年中四字有集作馮燕事得傳焉嗚

呼滄惑一作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

辜真古豪矣

燕將傳集作錄

杜牧

談集本文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中豪

文苑英華 卷之...

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

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

季安合集本文粹作今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

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集有禁字何其徒有超佐伍

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集作矣哉

兵决出格沮者斬忠集本文粹有其字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

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

取夏集作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

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

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

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

文粹作練精兵

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

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

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

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

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苦集本文粹作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

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趙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

受執事若能陰解牌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

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集作為

用犬之耗於魏獲希集作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集作

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

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黃州忠

朱高

文粹有以字

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一旦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

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度集作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買集作賣恩於趙敗忠于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軍集作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隸州管馱次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集本作地復合且建

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
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集作目

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和以來

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

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

粹有縛字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

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

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

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簇忽如

搏鴞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

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太山壘

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

六十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

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織計必平章於大臣鋪

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翫集作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

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

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

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

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

春劉摠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

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塋于絳常

往來長安開元年孟夏集本文某遇於馮翊屬縣北衛集

本

文粹作徵中因吐其兄之狀禁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前人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臯年三十鄭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臯既貴於其國年錯莫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

集無鄭字

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柰何去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鄉耶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代保臯天寶末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去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二字集作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去計未决新唐書有旬日二字詔至分汾陽兵東討唐書作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其乞

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討集作伐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畔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饑寒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角集作權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我之心與雜性集作情下同並植雜性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性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為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邵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蔡襲傳

李磻

蔡襲者自言裨將也不詳其氏族源胄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劍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曾任氣與人鬪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右僕射為振武節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沔

移鎮河東武宗初匈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
聞邊方有事將因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沔曰往君
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襲之大幸也今天兵有伐
於北虜竊願施犬馬之勞於軍前上得以酌君之恩下乞
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沔聞而壯義之命厠諸卒官軍至
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時大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
武欲奪公主沔恐公主爲振武所得蓋已功籌策未知所
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詐爲捕逃者至匈奴營動搖令
入河東界沔深然其計遂遣襲往襲至匈奴所揚言云振
武鎮守欲殺汝曹河東劉僕射是招撫使若不移必爲振
武所害匈奴有得此語者遽歸寧武遂移部曲入字一作
遽歸單于

單于遂

次于屈越城西已在河東界去官軍猶二百餘里

襲歸告沔欲奏恐詔問須生口爲據襲又獲生口十二人
馬十五疋主帥乃具事上聞自後屢有詔令奪公主沔患
匈奴衛帳遠欲其近又不能襲遂請以糞糧入蕃招引沔
從之襲至蕃中見公主公主流涕告以北蕃破亡疾饑孤
危無告襲對曰聖明在上公主何不與單于議同入奏以
困急耶公主曰此已曾議單于爲我去必不還事已不諧
矣言畢襲請對單于謁者高達干曰單于是離本國復作
後中路一有不宜與使相見有故但可與蕃相論之襲遂
見蕃相相曰吾病饑竄亡唐不我恤今日唐使來幸得無
可懷襲對曰爲不知單于消息捕得匈奴十二人詰問方

知在唐界外數月河東劉僕射令以賞糧一十橐馳寄公
主單于宰相兼遣詔命如能南下則所置竭易相助也今
部落甚遠安知早歎如此蕃相曰人不曉公法昨者饑草
不得已有所犯于今日汝必以此故來誘殺我遂推襲出
帳令步卒以弓弩圍繞曰不露情必當射殺襲曰國家實
命招恤如信即往疑盍走諸蕃後悔亦無及矣今霍我何
益蕃相曰我若徒走諸蕃亦何悔襲曰單于大蕃與唐爲
親有舅甥之恩輔車之勢破亡祇宜歸唐反入諸小蕃若
爲小蕃所蔑安得不悔蕃相乃曰我今歸唐但恐汝主誤
我汝若真招徠當爲我重約誓襲曰凡作誓者急則萬端
襲之爲誓異於是遂引手蕃相前請斷左手腕以爲誓顏
色不動辭令甚壯蕃相不許曰且爲我劈心出血後自飲
之亦足爲信襲乃於心上出血置跪中而誓曰我若誤汝
入唐境而携貳心天必殛誅烹醢分孽言畢飲盡器中血
匈奴乃信遂移帳至雲州北塞谷山東與官軍相距六十
里後又詐稱戈獵侵掠振武不利引歸襲在虜庭多日恐
不得歸乃誑單于相云更於雲朔州爲蕃國取賞糧因遂
得歸具告沔以誘得匈奴近塞甚匈奴新刼振武還兵勞
瘁又以唐家招徠不設備若奪公主必宜乘時疾往沔許
諾命將校石雄王峯等與襲皆至單于帳合圍大破之襲
突入帳中挾公主於馬上出十數步恐官軍不知誤傷乃
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聞以步卒三十人奪之歸公主至

河東悉訴其事於劉沔又嘗書襲名於尺素中許以上聞
又言於監軍呂義忠曰無蔡襲吾不生還矣其智如此公
主既歸京師沔加司空石雄受授天德軍防禦使唯襲非大
君所知主帥不為奏公主亦竟不能為言功業籌策遂瞠
而不顯而河東絕滅匈奴至今邊塵晏清者本襲運籌之
力也會昌二年劉稹據上黨反揚弁於大原乘間拒命見
獲四年上黨平今上大中四年南山党羗反自會昌二年
及今征伐襲並有勳績其功皆錄在河東簿書惟破匈奴
為首功而為人所掩耳至今部曲將校無不稱其智勇李
璣曰甚矣功名之見沉也一至於此然古人嘗稱位可排
而名不可奪矣由蔡襲以言之其可奪耶其不可取始余

於京洛間聞說者多稱劉石有破虜之功及至大原聞蔡
襲方知為舉代之惑也悲夫功業卓然尚可掩抑况才藝
耶余念其勤而無益故詳足其事為傳云

何武傳

皮日休

集作 故步壽 為步 之成也

何武者壽之驍卒也故為步卒將戍隣霍岳岳生名萍昌
切有負其取者多強暴民民不便必集作其於將武之至
矣責其強暴者盡擒而械之俟簿圍將申壽守請殺之強
暴之黨懼且死乃誣集作武于壽守且曰不順守命擅生殺
于外壽之守嚴悍不可犯苟聞不便於民雖劇寮貴吏得
皆辱殺之至是聞武罪如乳虎遇觸怒蝮遭傷其將害也
可知已乃命勁卒將命奉武至府武固集作知理可伸不

柰守嚴悍必當受枉刑乃樂而俟死矣至則守怒而責武
 以其過武善媚對又支體魁然乃投石拔距之類集作狀
 也守雅愛是類翻然釋之絀其職一級武曰吾今日不歸
 地下真守之賜也請得以命報居未久壽之指邑曰樅陽
 唐縣即今盛野寇四起其邑將危武請於守曰此真某畢命之
 秋也守壯之復其故職奏命為貳將武領偏師自間道入
 樅陽不意伏盜發於一作叢翳間兵盡駭逃武獨闔死日
 休曰武之受謗不當其刑况其死乎如非武心者縱免死
 其心不能無憤也况感分用命哉嗚呼古之士事上遇謗
 當職遭辱苟其君免之必以憤報破家亡國者可勝道哉
 春秋弑君三十六其中未必有不由是而致者也武一卒
 獨有是心嗚呼今之士事上當職苟遇讒集作遭辱無
 是心者吾又不知武一卒也

燕將傳兩皆售也集文粹

作善

按正一百六字補後記十二字

己卯五月二日抱素書屋

茂苑英華

乃世百九十五卷

十一

卷之九

家第百九十五

